

天 遣 者

法医秦明 著



「众生皆有面具，一念之间，人即是兽。」

V O I C E
O F
T H E
D E A D
D E A D
O O M E D



天遣者

T H E D O O M E D

法医秦明 著

众生皆有面具，一念之间，人即是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医秦明：天谴者 / 法医秦明著 . — 南京：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594-2755-7

I . ①法… II . ①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0988 号

书 名 法医秦明：天谴者

著 者 法医秦明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755-7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DOOMED

序



“万劫不复有鬼手，太平人间存佛心。抽丝剥笋解尸语，明察秋毫洗冤情。”

这是我第七次写下这首表达法医内心之语的开篇诗。细心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这本书居然不是“法医秦明”系列的第七季，而是“法医秦明·众生卷”的第一季，这说明“法医秦明”系列要发生变化了吗？

写新书的这一年里，也不断有朋友问我：“你的‘法医秦明’系列会一直写下去吗？”

在这里先给大家心里打个底，虽然“法医秦明”系列开启了新卷第一季，但这个系列的风格和结构都不会发生改变。不管以后我会写出多少其他系列的小说，我还是一名法医，一名热爱着这个行业的法医。基于此，无论“法医秦明”的读者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还是那句话，只要还剩一个读者，“法医秦明”系列就会继续写下去。

既然“法医秦明”系列还在继续，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新开启的“众生卷”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2016年，由“法医秦明”系列第三季《第十一根手指》改编的网剧《法医秦明》在搜狐视频上播出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部剧会收获近二十亿的播放量。托网剧的福，“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的读者比以前更多了，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法医，网络上关于法医的报道一时间也是铺天盖地，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要用真名做剧名？”“主演那么帅你不惭愧吗？”

说起来，我还真是挺尴尬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的开篇作《尸语者》是我在2012年初开始动笔的，说白了，那时候我是个文学界的门外汉，别说把故事搬上荧幕了，就连出书，当时也未曾想过。我以“记录工作的点点滴滴”为本意，在自己的微博上连载了这些故事。承蒙读者朋友们的厚爱，它就在不知不觉中萌芽了。因此，这本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里的主角，也就被读者们认为是“法医秦明”；随着后续小说的完成，这个系列也就被命名为“法医秦明”系列；而衍生出的影视剧，也就被称为《法医秦明》了。“法医秦明”的诞生，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你们和我一起见证的历程。在这里，我要感谢新读者们的关注，更要感谢最初的老读者们的支持，谢谢你们。

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法医职业、了解法医知识、理解和支持法医事业。现在，我的初衷得以实现，我自认为，这个系列小说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法医职业真的很不容易，不仅要掌握着大量的专业知识，还要接触常人不愿意接触的事物，拿着微薄的工资，却要进出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但是，这是我们肩负的责任，为生者权，为逝者言。我们负重前行，也渴望你们的喝彩。

在第一部《法医秦明》网剧之后，我的其他作品也会陆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法医职业进行更多的宣传。我希望所有的读者可以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支持法医职业。再次谢谢你们！

不知不觉，“法医秦明”这个名字走到今天，已经和大家朝夕相处六个年

头了。六年，六本小说，八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说涵盖了大部分的法医工作。现在，朋友们在微博上看见某地发生案件了，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法医秦明”系列里似乎写到过的类似案例。因此，我的读者们成了科学辟谣界的“急先锋”，对此，我为你们感到自豪！

那么，既然读者们都熟悉了老秦，老秦是不是也该更加成熟一些呢？老秦的故事能不能更加吸引人一些呢？故事的格局能不能更高一些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说，在前六本书里，我们一起看到了法医故事、了解了法医知识、感受到了奋战在一线的法医风采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该融入一些更深的思考了。

因此，我做出了这个决定：将《尸语者》《无声的证词》《第十一根手指》《清道夫》《幸存者》《偷窥者》六本小说结集为“法医秦明”系列的第一卷——万象卷。

在万象卷里，秦明初出茅庐，怀揣着一腔热血，闯入法医的世界，目睹了人间万象，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步步前行。

如稚子般探索世界，如赤子般挑战凶险。

但年轻人总会长大，会知道这个世界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单纯。芸芸众生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的一个小冲动，或许就会改变另一个人的一生。善意有时候也会变成恶意，人有时候也能成为兽。

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前行的勇气。在喧嚣的众生中，寻找内心的归属。

这，就是众生卷的由来。

就像开头保证的那样，“法医秦明”系列的众生卷依旧会保持本色：一、以个案为基础，加入穿插全书的主线；二、以真实案例为蓝本，以普及知识为目的，不矫情、不造作、不玄乎；三、绝不违背科学的精神。本书中每起案件的具体情节均系虚构，人名、地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切勿对号入座，否则后果自负。所谓的真实，是书中法医的专业知识和认真态度，是书中

法医一个个巧妙推理的细节，是书中法医的睿智和明鉴。

《天谴者》是众生卷的第一季。

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美好的愿景。我希望，一心向善的人，可以提高警惕、诸事平安；我希望，心存恶念的人，可以放下屠刀、悬崖勒马；我希望，法律可以被人们所理解、敬畏和尊重，大家携手推进法治进程；我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和善、宽容和冷静。

我希望，这些美好的愿景，能伴随着我的每一个读者，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感谢我的读者朋友们，在你们的支持之下，我在2016年获得了“CCTV年度最具网络影响力的法治人物”的殊荣。“拿起手术刀，抽丝剥笋，探寻真相；提起手中笔，传递正义，书写精彩”；我希望我自己和“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可以对得起组委会的评价，希望可以继续为社会安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还是那句话：一双鬼手，只为沉冤得雪；满怀佛心，唯愿天下太平。



2018年5月20日

引子 001

消瘦的身影总是对着相片自言自语，像个癔症患者。

第一案 河畔女尸 009

清晨的河岸上，静静趴着一具全裸的女尸。她的衣服却被蹊跷地丢在一百多米外的草垛上。

第二案 消失的凶器 043

一具被烧了一半的尸体出现在高速路坡下，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死的。

THE DOOMED

第三案 雨夜锤魔

077

深夜十二点，有人站在他的床前，用锤子朝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了十一次，直到他面目全非。但那么多个监控摄像头，却没有一个能捕捉到凶手的身影。

第四案 “尸变”

111

在深坑里的尸体长了好长的白毛，像极了《鬼吹灯》里面形容的“白毛粽子”。

第五案 鬼影实录

143

镜头不停地晃动，摄像头掠过了床侧的窗帘，窗帘的缝隙里，似乎有着一团白白的东西。

第六案 火光里的悲鸣

175

深夜里，断断续续的悲鸣声若有似无，让人分不清到底是梦境里的声音，还是现实中的声音。

第七案 死亡快递

207

她跪伏在卧室门口，长发散乱在地板上，没人知道她到底在祈求着什么，直到人们发现了她身后的摇篮。

第八案 纸箱浮尸

239

那个男人蜷缩在纸箱里，只穿了一条裤衩，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THE DOOMED

第九案 雨中的木乃伊

271

他们艰难地在泥泞的地里行走，未曾想会在这里看到这么怪异的现象。

第十案 血色教育

303

父母倒在了血泊中，满脸慌张的十五岁男孩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尾声 天谴者

337

那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全身赤裸的男人被悬挂在断崖边的大树上，天气阴沉而闷热，仿佛有什么野兽正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引子

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性的悲剧。

——
三毛

THE DOOMED

1.

耿灵灿颓废地从写字楼的旋转门里走了出来，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想当初他在华阳当高管的时候，有多少公司都来高薪挖他，这种不知名的小公司，他当初连看也不会看上一眼。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事儿出了以后，居然连他们也和自己打起了官腔。

“虎落平阳被犬欺！”耿灵灿自己嘟囔了一句，松了松领带，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耿灵灿抬头看了看被雾霾遮住的阳光，感叹老天对他真是不公。为什么别人偷偷摸摸地那样去做都没事，轮到了他，就会出那么大的事儿？出事儿就出事儿吧，为什么关键的台账没有被大火毁掉，反而被警察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证据。一年半的大好年华啊！就这样送给了高墙之后。

现在他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却落到了一个四处求人求职、饱受白眼的下场。更重要的是，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后，他那股实的积蓄也所剩无几了，现在更是囊中羞涩，在不远的将来，就该喝西北风了。

耿灵灿漫无目的地顺着人行道走着，下一步，他又该去哪一家公司谋职呢？又该如何在面试的时候，洗清他的黑历史呢？

“即开即兑，大奖一百万，小奖百分之二十中奖率！”

路边一家小彩票站的广播聒噪着。

耿灵灿摸了摸裤子口袋，揪出一张皱巴巴的20元钱，说：“老板，我来十张。”

老板笑眯眯地看着耿灵灿刮完最后一张彩票，还是露出了“谢谢惠顾”四个大字，说：“我说这位小哥儿，您这可真有点儿背啊。别人花二十，少说也得拿回去十块啊。您这分文不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听着老板酸不溜丢的话，耿灵灿狠狠地咬了咬后槽牙，悻悻地从彩票站里走了出来。刚刚出门，耿灵灿就被两名健身教练挡住了去路。

“先生，有兴趣了解健身吗？”小伙子嬉皮笑脸地说。

“没兴趣。”耿灵灿不耐烦地挥挥手，想绕开小伙子。

“我看您就是缺乏锻炼，您可以考虑一下嘛，我们会所现在正在打折呢。”小伙子丝毫不以为忤，依旧嬉皮笑脸地重新挡在了耿灵灿的面前。

“没钱！没钱行了吧！”耿灵灿低吼道，再次绕过了小伙子。

“哎哟。”耿灵灿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原来他差点儿被彩票站门口阴暗角落里坐着的一个人绊一跤。

“这位先生，看你印堂发黑，显然是诸事不利啊。”一个由气流拼凑而成的声音从坐着的那人嗓子里挤了出来。

“印堂发黑，印堂发黑，你们这些冒牌的算命先生能不能创造些新词儿出来？”耿灵灿看都没看坐着的那人，恶狠狠地啐了一口，说，“装神弄鬼的，骗子也要找对对象好吧！”

“先生五行缺水，可名字却字字带火，哪有不‘财星破印’之理？”气流之声再次响起。

已经走出了五步的耿灵灿猛地停了下来。

“怎么？先生终于信我了？”气流之声里夹杂着冷笑。

耿灵灿在原地愣了几十秒钟，才怔怔地转过身来，细细打量着这个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蜷缩着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戴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消瘦的脸庞一半都隐藏在一副大大的墨镜之后。不仅如此，算命先生的脖颈和下巴都缩在衣领之内，所以根本看不清相貌。准确地说，体态、性别、年龄一概不

知。算命先生用一床军用毛毯裹着身子，从露出的衣角看，内里应该也是衣衫褴褛的。算命先生的周围并没有摆出算命的标识，显然他不是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他就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即便是说话时，身体也纹丝不动。

耿灵灿走到算命先生的身边蹲下，依旧看不清算命先生的样貌，于是问：“您是认识我吗？”

“咫尺天涯，何来认不认识之说？”算命先生不置可否。

“您不认识我的话，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耿灵灿说。

“我可参透天机，一个名字又有何难？”算命先生说。

“您说话不能大点儿声吗？”

“泄露天机，自然难逃天谴，不言不语，不见不听，也是早晚的事。”

耿灵灿愣了愣，想起以前有个同事患了喉癌，做了手术之后说话就是这个样子了。看起来，这个算命先生也应该是有同样的遭遇。

“您刚才说什么‘财星破印’，是什么意思？”耿灵灿试探着问。

算命先生冷笑了一声，开始唠叨起来：“若柱中以印为用神，而逢柱中有财星冲、克印星，则为不吉之兆，人命逢此，一者背井离乡，二者职业不定，三者学业难就，四者因财致祸，五者早克母亲，六者体弱病多，七者经常搬迁，八者为人虚浮了无实学，九者婆媳不睦，以上诸等，必犯一二，又看此财印居于何柱而详言之。行运遇之，多主有灾，或丢掉公职，或因财丧命。”

“您绕来绕去，能不能简单点说？”耿灵灿听得不耐烦了。

“牢狱之灾……”

“您说我未来会有牢狱之灾？”耿灵灿打断了算命先生的话。

算命先生终于动了动身体，摇了摇头，说：“这位先生还是不信我啊，你这是在试探我的真伪？我是说你啊，因财致祸、牢狱之灾都已经度过了。”

耿灵灿微微一震，说：“那我是不是就没事了？”

“这些不过是小事。”算命先生说，“刚才若不是看你即将面临血光之灾，

我也不会打扰的。”

“您刚才说了一大堆，不过就是职业不定什么的吗？”耿灵灿有些紧张地问，“怎么又是血光之灾了？是不是我换个名字就没问题了？”

“先生五行缺水，虽大名字字带火，也不过是事情的起因罢了。”算命先生说。

“什么事情的起因？”

“让你遭受牢狱之灾的那件事情。”算命先生说，“先生怕是很久都不愿意去面对那件事情了吧？”

耿灵灿的脑海里闪过了片片火光。片刻之后，耿灵灿晃了晃脑袋，说：“那只是起因？难道还有后果？”

“后果你自然知道。”算命先生说，“如今，先生身后煞气冲天，显然是被冤魂所附，所以终究难逃一劫，而此劫，是生死劫。”

“您是说，有死去的冤魂来找我索命？”耿灵灿的脸变得刷白。

算命先生点了点头。

耿灵灿咬了咬嘴唇，决定做最后一次试探：“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能告诉我，我背后的冤魂，有几个吗？”

算命先生缓慢地从军用毛毯里伸出了一只手。

那一只手，不大，不糙，却惨白惨白。

手形慢慢地变化着，最后竖起了三根手指。

耿灵灿一屁股坐在地上，瞠目结舌。少顷，他连滚带爬地挪到算命先生身边，揪住了算命先生的军用毛毯叫道：“先生，救我！”

2.

黑洞洞的一间小屋子，伸手不见五指。

遮光窗帘挡住了密不透风的窗户，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吱呀”一声，老旧的木门缓缓地被推开，一缕光线瞬间从打开的门缝中照射了进来。

一个消瘦的身影挡住了光线，从木门外走了进来，反手虚掩了房门。

一丝微弱的光线照亮了房间的内部。

房间过于狭小，除了房门对面摆着的一张长条案几，没有任何摆设和装饰。

案几上放着一张黑框的遗像，遗像上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孩，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留着短短的板寸。

男孩穿着淡蓝色的制服，露出无比阳光的笑容，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那一丝微弱的光线折射下，显得分外醒目。

在遗像的前面，放着一个铜制的香炉，香炉很小巧，炉壁雕龙画凤，做工精致，看上去价格不菲，可是香炉里并没有插着香。

消瘦的身影一步一步地走到案几的前面，后背遮住了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遗像上男孩的笑容顿时又显得模糊不清了。

那人站在案几的前面许久，像是在默念什么，又像是在凝视遗像。总之，就那么纹丝不动地站着。

好一会儿，那人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抚上了遗像，就像是真的在抚摸着男孩的脸庞，一下、一下、一下。

“城，还好吗？”那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冷静。

“……真的值得吗？”沉默了一阵子后，那人的声音仿佛有些哽咽。

那人停顿了一会儿，但哪里有人回应他。

“这是我第一千四百三十一问你。”那人声音不大，但足以在小屋内回荡，“别嫌我唠叨，我再问三十次，就不再问你了。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会一直问你，一直问你。”

风吹动虚掩着的木门，让射进房屋内的光线晃了一晃，遗像上的笑容